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學淵源記

江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公用
圖書
定價
伍用

宋學淵源記

江漢書

整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129

類號 161.9 / 3144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70029 學國

類號 083.11 / 3144

宋學淵源記

卷上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短長之策行。薄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暴秦燔書。棄仁義。峻刑法。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興。儒生擔撫羣籍於火燼之餘。傳遺經於既絕之後。厥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其大成。肆故訓。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爲教化之本。而修齊治平之道自成矣。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餘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惟朱子則不然。其言曰。鄭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生豎儒。妄肆詆訶。果何謂哉。然而爲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爲朱子之學者。攻陸子。爲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興。尊陸卑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爲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後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爲慈湖楊氏。其言頗雜禪理。於是學者乘隙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詎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

虛而無涯。斯乃賢者過之之病。中庸之所以爲難能也。儒生讀聖人書。期於明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徒以口舌爭哉。有明儒生。斷斷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甚無謂也。我朝聖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僞。勉實行。於是樸樸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著彥談論。壯游四方。好搜輯遺聞逸事。詞章家往往笑以爲迂。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爲是記。實本師說。嗟乎。者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恥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爲善矣。至於孰異孰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祀之典。國史自必有傳矣。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蒿菴。見於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歷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

喪盡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啓時。魏闈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時善繼在榆關。贊孫承宗軍事。奇逢遣弟彥逢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而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樞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朝。面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時三君子誣賊以萬計。許顯純嚴刑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義捐助。輸者麇至。繳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正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諱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蜚交章論薦。朝命敦促。固辭弗應。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唯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也。其學於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何補。

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淦康熙壬戌進士

刁包

刁包字蒙古祁州人明天啓中舉人再試不第遂謝公車力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鄉黨恂恂如也然見義必爲勇過孟賁崇正末流賊至祁散家財結聚千餘人守且戰賊却走時有二璫督兵探卒報賊勢張甚璫怒謂卒誑語惑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請先殺刁包二璫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爲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痍者予以藥存活數百人山東婦女被難者不能歸遣健僕六人護之歸于其行敦屬六人保護八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諸其家無一人失所也甲申聞變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僞官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其人將行戕害會闖敗得免初聞百泉講學嚮慕其言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即跪主前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三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喪禮及母歿大哭嘔血數升以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逝門弟子私謚爲文孝

李中孚，整屋人。家在二曲之間，人稱爲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崇正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軍。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闖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與可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家貧常借人書，遂博覽經史，考其誤謬，著書數十卷。及長，盡棄之，爲窮理之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自悔，悔過乃能改過。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已而母歿，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可從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師事。中孚聞在襄城，迎至道南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于江陰。端江宜興興起甚衆，還襄城以竣祠事。初，可從從軍，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賊氛甚熾，此行恐不能生還，見齒如見我也。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名曰齒冢。崑山顧炎武作襄城紀異詩以褒美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真儒薦，大吏至其家，敦迫之。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以疾辭。遂居土室，反扃其戶，不與人通。後聖祖西巡，召赴行在，辭以老病，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賜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使作表謝，詞甚拙。大吏笑置之。晚遷富平，率弟子王心敬傳其學。心敬字爾緝，鄠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而出，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羹堯

先後上章薦於朝。兩徵不起。夔堯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間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屢薦牘。獲奉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孱孱。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跣步難離。隨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

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諛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迥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棒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緝鬻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闕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母老。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譴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敷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視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

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接數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過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旨放歸。吳江鈕琇謂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尙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抗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子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孫若羣

孫若羣，淄川人。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薄延之課子。

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夏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若羣寡言語。然有問難者。則指畫談議。滔滔不絕。評罵人文。務愜其隱。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知縣。遣其子歸潛就昏。去後。見其近作制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張沐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事。注六論敷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憬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內黃。一載告歸。從百泉遊。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大悅。寄書百泉。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後主游梁書院。晚闢白龜圃。以教學者。時人咸稱爲上蔡夫子云。

竇克勤

竇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恆至夜半。比長。治五經。聞耿介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泉之高弟子也。百泉應京兆試。獲雋。謁湯文正公。日夜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

克勤立五社學。置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讀書。雖饘粥不繼。宴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于柘城東門外建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著有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劉原淥

劉原淥。字崑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淥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爲堡。以禦賊。賊至。守堡者多被劊死。仲兄出鬪。身中九矢。力戰。原淥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斃之。去。原淥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舉刀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膏腴與仲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於是謝人事。閱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寢食俱廢。得咯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爲鄉人置義倉。歉歲煮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姜國霖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感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

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斂。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爲捐金以葬。母善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嬉戲狀。長跪膝前。持母手。披其面。母大笑。自是不復怒。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川。遂移家。昌樂死而葬焉。國霖築室墓側。安貧守素。不求於人。值歉歲。三旬九食。萬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樂閤循觀問國霖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予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撓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其自述如此。循觀字懷庭。年十八舉於鄉。初喜讀西方書。後覽朱子大全集。乃專治洛閩之學。少孤。及長。春秋家祭。哀慕泣下。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持大體。不阿附上官。衙中會食。必四五簋。循觀獨懷餅食之。同僚哂其儉。曰。性能粗糲。非矯強也。一同年友爲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此職。不敢受。且不可以貧累君也。未幾引疾歸。卒於家。循觀之友有韓夢周者。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爲入德之資。躬行士也。後爲萊安縣。有政聲。長洲彭進士紹升稱其治萊如元魯山。

孫景烈

孫景烈字口口。號酉峯。武功人。早歲舉于鄉。爲商州教官。勤于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蒲坂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奉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入告。先是二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膚淺。固辭。主講關

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煊公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記者曰：自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實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誇，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於自得，無一語墮入禪窟，卽二曲雖提倡良知，然不專于心學，所以不爲禪言，不爲禪行也。刁王諸子，亦皆敬守洛閩之教者，豈非篤信志道之士哉。

卷下

劉灼

劉灼，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灼，答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開國變，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旣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纒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伴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灼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篇，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

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
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
以間傳。三年間，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
冠筭，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
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咸，惲仲
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常常記憶，大父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
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之祁氏者，強起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門弟子私諡曰：「貞孝先生。」惲仲
升，號遜庵，壽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爲蕺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詳。或曰：魯王監國時，授職爲監司，兵
敗後，薙髮於靈隱寺。久之，携子歸毘陵，反初服云。

韓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
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一編，示學徒。與人講學，反復開導。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
過。聞者內愧沾汗也。疾亟，謂弟子曰：「吾于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
則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邵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與韓孔當同時。皆餘姚人也。爲人以孝弟爲本。少愛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遂往聽講。主講者爲史孝威。曾可師事之。其初以主敬爲宗。自見孝威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買買者矣。孝威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行之士焉。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游。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叙云天之恆道。民實乘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道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耕舊聞。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于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于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于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蕺山見姚江末學。流于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祥傳其學。

故所著之書切于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聘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抗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貢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痛其親之死。取王哀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枋屢以書問學。答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于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允恭溫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卽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惟卽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

不勝分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用純居平。晨起謁家祠。誦孝經。置義田。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間。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却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其教生徒。先授以近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講書一章。以誠意啓沃人心。又恐學者空言無實。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爲文公所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設先人位。拜于中堂。起。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納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徐枋字昭法。明史有傳。

沈昫

沈昫。初名蘭先。更名昫。字朗思。仁和人。前明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明亡。教授里中。嘗絕糧。采階前馬藍草爲食。客有餽米者。不受。客固請。昫固辭。推讓良久。昫饑且憊。遂仆于地。客乃駭走。旣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非先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陸寅。疾亟。人問曰。此時何似。曰。知誠敬而已。沒後。貧無以斂。友人應搆謙經紀其喪。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以辱先生。搆謙之徒姚敬恒趨而前曰。如敬恒者。可以斂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恒乃斂而葬焉。

謝文游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爲浮屠氏之學。好大慧和尚書。學佛益力。後得餘姚龍溪書。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于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爲之心動。又讀羅整庵困知記。遂專力程朱。闢程山學舍。顏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謫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游。見其舉行醇粹。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程山。咸推文游篤恭行。謙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爲墓志。卒。

應撝謙

應撝謙字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尙氣節。與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恒諸子。結社講學。因東林之後。幾復二社。以詩文制藝。號召南北知名之士。非願高二君之志也。於是絕聲氣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爲猿社。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徵。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輿牀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請主書院。兩造其廬。不見。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遂巡對曰。令君

學道但從事于愛人足矣。彼騰口說者，客氣耳。令默然既出，即行。弟子曰：「令君必來，去何急也？」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所贈，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遂解維疾去。同里姜圖南爲巡撫御史，歸贈攜謙金弗受。一日遇諸涂，方盛暑，攜謙衣木棉衫，圖南歸遺以葛二端，且曰：「此非盜贖物也。」攜謙却之曰：「吾昨偶中寒，絺衣故在篋也。」其治經以實踐爲主，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籍之外，別無長物。終日端坐，無疾言。邊色遠近從學者甚衆，里中一惡少年使酒好鬪，忽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沮，忽見攜謙來，遽失色，刀墮于地。攜謙以好語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年俯首謝過去，自後與人爭，傍觀者不能勸解，給之曰：『應先生來矣。』即遁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爲宗。陽明之說亦不致辯也。」

吳愼

吳愼字微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爲宗。故自號敬庵。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世泰，字彙旂，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升堂即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斂容。欽聽。愼與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行于世。

施璜

施璜字虹玉休寧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志於道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講首推璜璜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座以誠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翕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復相天下士矣言未終而璜挈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書

張夏

張夏字秋紹隱於菰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修齊高世泰歿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爲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聽其說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淪注又考先儒書著洛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彭璫

彭璫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儼交社始則宋實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璫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汜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蘗偕百姓以

長寧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朴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璫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顯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姑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墻耳。寧有當乎。學至求神達化。而終歸于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尙何敢曠逸之耽。馳騫之役乎。于是悉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璫學。嘗稱之聖祖前。文正卒。璫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啓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璫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璫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高愈

高愈。字紫芝。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即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日誦經史。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每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遣

童往候己立道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昏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錢穀。隨手輒盡。晚年坐是大困。嘗啜粥七日。尙挈子登城遠眺。可謂貧而樂矣。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瘍疾辭。有司饋以椶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異語道子弟。不加訶斥。終日靜坐。不欠伸。常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慚愧而去。時縣中講學者。好以道學相攻擊。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顧培

顧培字昀滋。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棄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改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之錡歎。有弟子金敞傳其學。培築其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坐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善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實體倫物。七日後。釋奠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公詣東林講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錢民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

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祭，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矣。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反觀克己，日有啓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治，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旨。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辯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勞史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塾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

以道自任。又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分所當爲。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即是賢人。勿自棄也。聞者莫不懍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賈不鬻僞物。有爭鬪者。多攜酒登堂。求辯曲直。史異語解紛。無不帖服。即芻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弄。一鄉之中。有洙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語弟子汪鑒曰。今月某日。吾其逝乎。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人治木。飭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具湯沐。至期而歿。著有餘山遺書。調元所刻也。鑒。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鑒護喪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尙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以問學融化之。史之歿也。鑒實左右焉。

朱澤溍

朱湘陶。名澤溍。實應人。早年力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徧。更涉獵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志於道。讀朱子語錄。有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觀。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

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澤潞同邑之劉師恕爲直隸總督。知澤潞之學行。欲薦于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爲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卒。

向璿

向璿字荆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喪。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己改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文成之裔也。開講良知之學。璿往請業。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遂致力於王氏之學。爲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爲癡。璿作癡人傳。其文以游戲出之。非居敬之道。茲不錄。璿爲王學有年。後讀程朱書。心竊疑之。偶于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謹守雒閩諸書。與其徒辨析異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爲。夜必告天。其弟子有黃良輔。程登泰。良輔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歸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勞瘁得咯血疾。人稱爲孝子。疾劇。尙讀書不輟。人止之曰。死命也。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黃商衡

黃商衡字景淑。改名商衡。長洲人。黃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衡夜讀。常至鷄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勗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賈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于學。夜寢。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墮。擊盤。鏗然作聲。即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蕺山太極圖說。推行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爲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于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詔訪窮簷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歿於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請旌。時沈公德潤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于大吏。具以聞。得邀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入忠孝祠。遽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任德成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于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爲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施濟。置社會。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有可以聞。賜八品服。年饑。糲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于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德成。驚欲竄走。徐語

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吾與子米。手量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于。于是同里津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語人也。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德成。固辭乃已。乾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誠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後詔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四庫館。

鄧元昌

鄧元昌字慕濂。贛人也。少爲諸生。有文名。後得宋五子書讀之。曰。今而後始知爲人之道矣。出入禽門而不知省。哀哉。遂棄舉子業。致力於學。雋都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攷核。有兄替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母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聽請罪。必釋乃已。後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于元昌曰。感伯之德。誓不他適。願苦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處。攜其子寢于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元昌有田在城南。秋成視穫。見貧人子拾棄穗者。招之曰。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穀。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誦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卒穫時。羣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視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先生客也。不敢慢。市

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坐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灼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關書院以講學於是白鹿鵝湖相繼而起逮及明時講席徧天下而東南尤甚至本朝其風衰矣爰考厥初其講學皆切於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還但辯論朱陸王之異同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即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主靜及論尊德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辨難不置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章聽者泣下朱子深爲嘆服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象山云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爲王學者遂視朱子爲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爲異端而攻擊者并文成之事功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于寇盜而亡于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藩詮次諸君子於曉曉辨論三家之異同者概無取焉。

附記

沈國模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爲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公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復、譚明良知之說。與山陰祁忠敏公友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僚數人。適國模至。欣然。遺杖殺人。事國模。瞳目視祁曰。世培亦曾聞會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敏嘗語人曰。吾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正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爲位痛哭。順治十三年。死于石浪。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崇正十四年卒。

史孝咸

史孝咸字子虛。餘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爲宗。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孝咸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旣于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藕絲一縷。亦能絆人也。卒於順治十六年。

王朝式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樸之弟子嘗與證人社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爲禪學忠介嘗致書朝式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惘然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付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遽問其爲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何以道學爲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永拒人于流俗不得一聞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溥濟一世之願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闔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有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忠介所稱陶先生陶夷齡也朝式得書亦不辨亦不慍崇正十年浙中大饑朝式入嶧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尋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初也

薛香開師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孤依舅氏廣嚴福公公本滕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磬山宗住揚州法雲寺

有謝太傅祠。謝氏子孫欲占爲己產，倚勢鳴官。福公見逐，居吳下，隱於卜，得錢資先生從師讀。福公即吳人所稱不二和尚也。間與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說，出入儒佛，所由來矣。先生少爲長洲縣學生，與余古農師汪孝廉元亮同學，爲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損一目。高宗南幸，紫陽書院山長以先生名聞於大吏，強先生應召試，呈獻詩中有范甯中年眼暗侵之句，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於鄉，文名益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從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汗矣。須知此心染汗，不得能識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盡之矣。藩從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即諭以涵養工夫。一日，藩怒叱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女如此氣質，尙能讀書乎？况彼亦人子也，爲女役者，逼于饑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訶責耶？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筮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德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純厚，雖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債百金，未卒前數日出金代償之，人以爲尤難也。

羅有高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生而奇偉，年十六補諸生。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心慕古昔豪傑之士，習技勇，讀兵書，視同舍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爲宋五子之學，君子也有高聞而心動，遂

往見之。自述其所學。道原不以爲然。有高負氣爭辨。道原曰。子少安毋躁。吾語子。昔張子見范文正公。言兵法。公勿善也。授以中庸。足下兵法。自問如張子否。即便如張子。亦非儒者所尙。况未必如張子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容。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闡門順叙。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暢。無湮塞天扎之患。及其成也。身享而道泰。致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攘。常若有營。以此入世。得免刑戮。不累父母兄弟。幸矣。尙求有濟於天下乎。有高聞言。汗流浹背。舌縮肢攀。無地自容。久之。請曰。何以教我。曰。子歸而讀先儒書。有餘師。又出所作持敬主一二銘示之。曰。力爲之。于是棄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後謁雷化寧。受業門下。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潑地。吾懼其流也。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遂入京師。三十年。應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屢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業。閉關七旬。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旦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性喜出遊。常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太史於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爲訓故之學。有釋蠹一篇。文煩不錄。三十七年。會試報罷。後游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磴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貞公。照月門風甚峻。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鋒。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衆起倒。晝

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遂辭去偕同參僧度錢塘又之寧波主同年友邵海圖家度海上落伽山禮大士已而至吳下與尺木居士游太湖洞庭樂石公之勝負僧舍居之未幾又至寧波有高自謂解脫然名心不死又與海圖入京應試不獲雋得未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踉蹌歸甫抵家而死汪愛廬師讀其與法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奮乎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可謂豪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融奏刀砉然傾倒至矣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肆訓詰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光反照卽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梁矣當鐘鳴漏盡之時尙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屢上公車求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跌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三人餘皆逃去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答羈之告成寺邵海圖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纔舉人非盜也卽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海圖以爲證其事卽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圖在耳設海圖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

好勇鬪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尙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汪愛廬師

先生諱縉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捨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噓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沉文字海。萬古涕淋漓。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筴。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儒爭。輟葛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闕。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藩曰。吾于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佛儒。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閒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

正學教諸生。緣歲饑。輟講歸。又嘗應浙江賓學使聘。授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專曰。先王講學。不夫不王。无左考書。六孟不垂。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獯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子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曰。好好而逝。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躡于戶闕。損一目。早歲。舉于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于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游。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養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閒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于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裨于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

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于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于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于獨，不昧其知，尚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

學者宜知所以事心也。心本無所有，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于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紱矩云者，即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僇，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沉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明。作夢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程在仁

在仁，常熟人。困童子試，每試必更名，無定名，以字行。深於史學，尤精二漢書。嘗謂魏收有史才，陳壽沈約皆不及也。良庭江先生亟稱之。喜談匡濟之學，以爲如有用我者，可以立致太平。豪氣勃勃，不可一世。從吳門老儒陸佩鳴爲師。一日謂在仁曰：我不足爲子師，爲子擇師，莫如汪君愛廬。在仁聞之，即執贄門下。盛稱其學。汪先生曰：昔朱子謂呂子伯恭喜讀史書，所以心蠱，不能體認經書。子之學去呂子十萬八千里，而子之心已蠱，氣亦浮矣。豈有心蠱氣浮之人，能讀書乎？而能成功業乎？在仁瞿然下拜曰：願受教。乃

取近思錄授之。十日後問之曰：省否？曰：不省。又授以陸王之書。久之，又問之曰：省未？曰：省。曰：前此何以不省也？曰：心不在腔子裏。從此砥厲廉隅。雖三旬九食，不妄受人惠。性孤冷，不樂見熟客。坐是益困矣。假僧舍讀書，徧閱大藏。又得李卓吾紫柏書讀之。感其遇，爲之泣下。嘗曰：一僧一俗，皆從悲憤海中來。蓋引以自喻也。後下榻予家，樂與先君子談論。自悲身世不偶，多憤激之言。先君子曰：傳有之，富貴在天，雖一衿亦有定數。子學儒學佛，十有餘年，胸中尙不能消秀才二字。學道何爲，退而告藩曰：聞丈言，醍醐灌我頂矣。未幾歸海虞，以貧病死。

記者曰：儒生關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關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既關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間。若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澠。其理至微，學者貴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興，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尙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始以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開師諸先生是已。開嘗考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先君子學佛有年，明於去來。嘗曰：儒自爲儒，佛自爲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視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略其跡而存其真。

斯可矣。必曰儒佛一本，亦高明之蔽也。藩謹守庭訓，少讀儒書，不敢闢佛，亦不敢佞佛，識者諒之。



右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國朝江藩撰百餘年來學者以訓詁小學相尚許鄭之學登於周孔
蒿材秀民欲以是別異矯枉過直集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隨埴捫籥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一蔽也
蓋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詣力之所專
殊塗同歸興道大適無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牆之見亦持平之論耳湯文
正魏果敏諸鉅公以史窺當有傳故未及載若陸清獻從祀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矜慎至
孫百泉道光間從祀孔庭則鄭堂書成久矣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援儒入墨之論殊可不
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隙之意至羅臺山孝
廉傳痛詆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爲之立傳甚矣鄭堂之褊也鄭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河
檢討故留粵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違言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閻潛邱年譜稱是書載
李天生於甲申乙酉間冒鋒刃開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愍宮是並先生詩文集未之見也云云李天生今
傳無此語或石州所見爲鄭堂未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望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國家圖書館



004850683



2. 237

5

籍